

現在要快樂 將來不後悔

楊偉勳 老師

小 檔 案

- 系 所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
- 專 長 內分泌學、新陳代謝學、遺傳學
- 教授科目 遺傳學入門、演化遺傳學、臨床醫學研究、生命科學研究精要
-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學士
美國華盛頓大學遺傳學系博士
- 經 歷 臺大醫院減重暨代謝手術中心主任
臺大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
-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
- 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七度獲獎）
臺大醫院傑出研究獎
國科會傑出研究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
採訪・撰稿／周熙元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

楊偉勛身兼數職，學生來自迥異的醫學領域，兼顧研究、教學、看診，卻不疾不徐，樂在其中。他認為：知識的重量絕不止於論文，總鼓勵學生聆聽心聲，追求更遠大的目標。

臺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楊偉勛是個閒不下來的人，除了教職，他還身兼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、臺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、減重暨代謝手術中心主任，以及臺大醫院研發分處的副主任。教學、研究、臨床看診、行政工作反覆交替，是楊偉勛的日常行程。

學生們常說：楊偉勛直率、活潑、容易親近。他非常享受教學所帶來的收穫與挑戰，獲得七次教學優良獎、兩次教學傑出獎的肯定。他總是對知識充滿熱情，用啟發性的眼光和態度，期待與學生一同發現新的知識。另一方面，他深知醫學的影響力，研究態度嚴謹，只談扎實的理論和客觀的數據，抱持實事求是的精神。

縱使平日工作繁忙、行程滿檔，也不見楊偉勛有疲勞的神色，倒是有著幾分愜意的風采。「我是一個比較get back（意為悠閒）的人啦！」楊偉勛半開玩笑地說。枯燥無聊的基礎知識、繁複沉重的工作日常，在楊偉勛的肩上，似乎都變得有趣、輕盈了許多。



■ 學生們對楊偉勛的評價是：教學直率吸引人，研究嚴謹有熱情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簡單古典的教學者

「遺傳學入門」是楊偉勛開得最久的課，開課至今剛滿二十年。過去他的教學是大學生、研究生全包，一週要上十小時，為學生的遺傳學打好基礎，備好學科知識的骨架。現在他已從鋪路人轉為開路者，只在第一堂的導論課給學生做課程引導說明。

為了避免缺漏必要的知識，楊偉勛表示：醫學基礎課程

的架構不太能變，也不能有太多花樣。雖然基礎課程相對不彈性，還是可以帶入不一樣的思維。如今楊偉勛的第一堂課，主要為啟蒙導向，以使學生產生興趣為目標。現在的開場白是：「課本上的東西，我今天不會上，我要講這門學科一百年的歷史。」

「我的上課方法很古典的，就是lecture，我甚至都不會離開我的講桌。」楊偉勛希望以簡單清晰的語言，說清楚複雜的概念。單向的傳授，講的都是精彩的故事。他也說，只要抓住核心概念，用心準備，像是枯燥的演化遺傳、肥胖內分泌，可以講得很生動，也能獲得學生的掌聲。

楊偉勛看重視覺的呈現，但不喜歡花俏的簡報。「以前我在美國求學時的老師，用的還



■ 身兼老師、學者、醫生的多重身分，楊偉勛樂在其中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是手寫幻燈片。但是他的概念，可以讓我震驚、恍然大悟。」簡報的重點在於清晰明了的呈現概念，講述知識深刻有趣。「如果 message 是精彩的，兩張簡報也沒問題。」他說。

一隻線蟲的啟發

楊偉勛口中的老師，是他在華盛頓大學攻讀遺傳學博士學位時，系上的資深教授，諾貝爾獎得主利蘭·哈特威爾（Lelan Hartwell），是細胞週期檢查點（check point）的發現者之一。他所教授的人類遺傳學，打開了楊偉勛的眼界，對其影響甚深。

華盛頓大學的人類遺傳學是個小班課程，只有五名研究生。課程開始的幾週，哈特威爾請了研究線蟲的專家，來講述線蟲有程序的細胞凋亡（apoptosis）現象。那時楊偉勛心想：「這門課的主題不是『人類』遺傳學嗎？怎麼都在講線蟲？」後來發現，原來哈特威爾想帶入的主題是人類自體免疫疾病。許多自體免疫疾病，都與沒有按照程序凋亡的細胞，有相當大的關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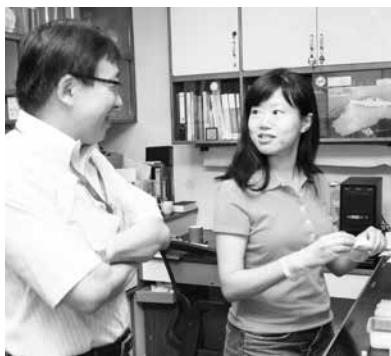
「從那麼小的一隻線蟲，到人類的免疫細胞，竟有如此巧妙的連結。」這次的經驗，加深了楊偉勛對於遺傳學的興趣，也使他認識到教學應該具有的啟發性。一個好的故事、一個精闢的概念，可以引起學生主動學習的動力。他希望將這樣的經驗和悸動，帶入自己的教學，也一直以其為教學理念的基礎。

楊偉勛也喜歡小班教學，享受討論的活力與思想的激盪，卻不時見到課程由於人數不足而停開。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曾對楊偉勛說：「只要有一個學生要學，我們都應該要教。」楊偉勛對此精神很有體會，認為臺大作為頂尖的大學，要能願意開設冷門卻專業、又能促進思考的課程。選課學生再少，他也願意投入教學。

新時代新教學新責任

楊偉勛回憶，過往書本、知識鎖在老師的書櫃中，或是深藏在圖書館裡，教授好比是知識的壟斷者。「以前想知道新的概念，看國外的論文還要等三個月，因為那論文還是坐船來的呢！」楊偉勛笑說。在新的數位時代，知識的可接近性大幅提高，醫學系的學生，只要認真讀，可能知道的比三十年前的教授多。「現在資訊量爆炸，我常跟學生說，現在已經沒有 professor know-all。」楊偉勛指出，由於知識量的爆增，學生的機會變多，但挑戰也更加艱難。

楊偉勛說，知識有兩層：一層是基本的、記憶的知識，另一層是提出問題的知識。當今，老師不再可能壟斷知識，教學也不應局限於傳授基本的知識，而需注重啟發的層面。教學轉向傳授學生思



■ 楊偉勛的教學向來以啟發、引導為主，喜歡與學生討論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考的方法，如何找到問題、提出問題，引導學生去追求新的發現。「學生記得的，常是研究人生的哲學，而不是太細節的東西。」

楊偉勛也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的重要性。「我不可能教完所有東西吧！如果不自我學習，誰能夠教你？」他鼓勵學生多探索自己的興趣，主動提問、學習新的知識。除了要跟上不停更新的知識潮流，也才不會永遠限於同樣的套路中。

亦師亦友 從不停止學習

楊偉勛在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指導學生，主要都是醫師，來自迥異的醫學專業領域，他卻都能做出適合每個學生的調整。「各種類型和個性的學生，他都能做出很好而相應的指導，非常厲害！」曾是楊偉勛指導的學生，現任臺大醫院婦產科教授的陳美州說。

對於楊偉勛來說，指導每一個不同專業的學生，都是一個新的學習機會。他對學習、發現新的知識，始終抱持開放、好奇的態度。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學生，創造不同的啟發，一同共創新的知識，便是楊偉勛的熱忱所在。

現於臨床醫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王議霆，對於楊偉勛開放的教學精神印象深刻：「我曾拿與基礎研究看似衝突的臨床數據與老師討論。老師欣然接受並樂於回答，同時讚許我或許還不成熟

的推論。」楊偉勛也曾有個專長為核子醫學的指導學生，除了鼓勵該生多做相關研究，他也在過程中一同學習。「我以前沒有學過這門科學，覺得好有趣啊！」他說。

「目標不是登上頂尖期刊，而是你發現的知識，未來能不能進教科書。」楊偉勛時常叮嚀學生，眼光要放長遠。他認為：知識的重量絕不止於論文，總鼓勵學生聆聽心聲，追求更遠大的目標。知識的價值，並非用所刊登期刊的影響力指數（Impact Factor）來衡量，而是以是否能達到「提出觀點、留下印記（Make a point, make a mark）」的標準，受到全世界學術界的認可與肯定。

楊偉勛非常重視研究倫理與誠信。「做實驗犯錯沒關係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不要造假就好。」不能因為一味追求成果，而犧牲了研究倫理。因此，在他的實驗室裡，少了高度壓力，更多了彈性空間。當然，指導的過程也難免挫折。有些研究生的目標為登上頂尖期刊，或是不適應壓力比較少的環境。如果研究生理念不合，楊偉勛也不會強求，就讓他們去找更加適合的指導老師。



■ 從事教學研究多年，楊偉勛熱情不減。圖為楊偉勛與二〇一八年新進博士後研究員、學生及助理們合影。（楊偉勛／提供）



■ 楊偉勛的學生雖然來自不同專業領域，他皆能有高品質的指導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楊偉勛工作繁忙，仍相當注重家庭生活，一定會找出時間陪伴家人。（楊偉勛／提供）

聰明的勤勞才能成就更多

身兼數職、學生專業迴異，兼顧研究、教學、看診卻不疾不徐，樂在其中，這是如何做到的？楊偉勛說：「有時研究遇到了低潮，那麼教學的成果就變成了補償；如果這兩樣都碰壁，我又可以從病人的痊癒中感到快樂。」對於楊偉勛來說，這個工作鐵三角，反而互補成了維持生活平衡的支柱。

楊偉勛說：「平衡是一切的核心。」要負責任地兼顧多項工作，需先評估每項工作想要達到的目標，還有自己的時間與能力，才去接下工作。透過取捨與衡量，而非純粹的埋頭苦幹，才能「聰明地」努力工作。如此才能對自己職位負責，也不會負擔過重。

不管工作再忙，楊偉勛都會花時間陪伴自己的家人。他相當重視工作與家庭的平衡，也常以自己的經驗安慰學生。曾經，陳美州因為遇到研究的瓶頸，感到相當難過。楊偉勛

跟她說：「回家好好看看小孩，就會發現事情沒那麼嚴重，因為不論研究有沒有做出來，小孩都還是會長大。」當下陳美州聽起來沒有什麼，但還是照做了。沒想到一轉換心態，研究也有了新進展。

楊偉勛是個率性的人。在選擇醫學專科時，他選擇了適合自己個性與步調的內分泌新陳代謝科。為了尋求從事醫學研究的空間，在當了四年的臺大住院醫師後，他毅然決然跟隨自己的興趣，去美國進修遺傳學，改變人生軌道。

如此的真誠率性，也表現在他引導學生的態度上。楊偉勛常鼓勵學生，如果有想嘗試的東西，多聆聽自己的聲音，然後就去做。他說，「有時，要給自己的人生一次機會。」

「每次做重要的決定，就跟自己說：現在要快樂，將來不後悔！」



■ 楊偉勛曾擔任臺大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心名譽主任則為鍾正明院士（前排中）。（楊偉勛／提供）